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二卷

○列朝 【世宗入紹禮】世宗從興邸入纘，初至京城外，駐蹕行殿，禮部具議如皇太子即位禮，上謂長史袁皋曰：「遺詔以吾嗣皇帝位，非皇子也。」輔臣楊廷和等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，以待勸進，上不許，輔臣輩不得已，乃以慈壽皇太后令旨，內外臣民即於行殿上行三勸進禮。蓋上繼統不繼嗣之說早已定於聖心，張、桂等建白，不過默窺其機耳。是年九月，章聖太后自安陸至京，禮部具議從崇文門進東華門，上不允，命再議；由正陽左門進大明東門，上又不從，令再議；而諸臣又執前說，上乃親定其儀，從正陽中門直入，以至他門及大內皆然。此旨已下，大臣等不敢復違，乃禮部具奉迎聖母鳳輦義仗，請用王妃禮如故事，中旨批出，竟命治母后駕義以往。此時義注已俱云聖母，又何待嘉靖三年之稱本生皇太后，與夫七年之直稱聖母皇太后而始定耶？諸臣紛紛哭諫，伏闕者徒自取僇遭耳，然事君則當如此矣。

【引祖訓】世宗之入紹也，用武宗遺詔曰：「皇孝宗親弟興獻王長子，聰明仁孝，倫序當立，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，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。」按兄終弟及祖訓，蓋指同父弟兄，如孝宗之於獻王是也，若世宗之於武宗，乃同堂伯仲，安得援為親兄弟。時草此詔者，為楊文忠廷和，既妄引祖訓，後張、桂議起，復改口援宋濮安懿王故事以拒之。持論不堅，遂終不能勝。今上之二十一年，建儲事久不定，上忽出御筭有待嫡之議，時王太倉新從里中起當國，擬兩旨以進，一為冊立定期，一則云中宮年少，且待數年後，有嫡立嫡，無嫡立長，以遵祖訓，今且並封三王以俟之。上竟出待嫡之旨，於是舉朝嘩然，謂祖訓所云：「有嫡立嫡，無嫡立長」乃藩王嗣爵之例，非天家也。上雖震怒，王自認條旨偶誤之罪，上曰：「卿既認罪，置朕何地？」未幾而並封事亦寢矣。待嫡之說，沈商丘鯉為宗伯時亦曾私建此議，但王以祖訓為證則誤矣。王出一時倉卒，姑以臆對，亦理勢所有。楊文忠時，上不豫已久，籌度推敲，當無剩義，猶不免舛謬如此，何耶？二公俱一代名臣，初不以此貶望，然授後生以話端，致其彈舌相譏，可見通今之難勝於博古。

【世室】世宗登極後，張、桂議更興獻王尊號，是時附和者尚少，且興獻王亦已安祀於觀德殿矣。嘉靖元年九月，聽選監生何淵繼瓌上言，力請追考興獻王，且加帝號，立世室於京師，不宜遠在安陸。上是其言，命會議，無一人應者。時廷臣憎之，選陝西平涼縣主簿以去，屢為上官笞撻，自訴乞改京職，乃拜光祿珍羞署丞，時嘉靖四年之春，則獻皇帝稱考久矣。淵至京，又上疏請立世室，祀獻考於太廟。下禮部議，時席書為尚書，正大禮貴人也，力言其不可，上不允，令會多官詳議以聞。時張、桂並為學士，各抗章力阻，乞罷會議，亦不見從。至禮部再議，廷臣俱有異詞。上又命復議，張、桂等又爭之，疏僅報聞。命席書又會文武大臣科道議，無一人以為可者。上命內臣傳示，必欲祔廟而後已。席書上密疏勸止，乃令止議世室。於是何淵復上禰廟正議，上亦下之禮部，禮部乃會議立廟京師，別為祭享，亦無不可，且引漢宋故事為證。上親定其中名為世廟，命於太廟左右擇日興工。時禮臣疏中有云：待獻王服盡之日，與孝宗一同。上乃又遣內臣諭旨更議，部覆以為此宜俟百年聖君賢相自定之，上又不悅，令別議，部乃議請於世廟另建一室為禰廟，上不從，云：「既別立廟，則與太廟不同，以後子孫世世奉祀不遷。」事遂定，而議禮諸臣。如黃宗明、黃綰皆疏乞速正何淵謬議之罪，止報聞而已。比廟工興，何淵又疏以新廟神路迂遠，宜別開路，與太廟同門。於是群議調改別路，當壞垣伐木，震驚宗廟。上大怒，責對狀，於是張、桂等又疏諍之，宜如初議。上乃命拆神宮監對房通路。蓋淵之橫恣求榮如此，張、桂等亦厭恨之矣。淵以《大禮集議》書成，升上林右監丞。其年十二月，淵又上疏，奏以席書格其世室諸疏，請將以前後疏增入，重修續編。上又下之禮部，時席書日疾不能出，乃上疏乞召王守臣及議禮臣方獻夫等增修，其何淵章奏，紕繆不可採。上又諭席書將續修事理直對以聞，書不得已，奏請將世廟事編次為上下一卷，上允之，命張、桂諸人為纂修官。六年，淵又進《大禮續奏》一部，並疏已倡議立廟之功數千萬言，上命付史官；既而《明倫大典》成，淵已升太僕寺丞，又上疏謂大典中壽安皇太后，今進為太皇太后矣，請改在昔之誤稱，庶為全禮。全書上，已經進呈，不許，且云毋得再擾，上亦厭惡之矣。淵猶不悟，十八年二月，上言瓌等沒其太廟世室之說，私匯其疏為五卷進之，且訐瓌引漢哀別廟之謬，上怒甚，謫為湖廣永州衛經歷。蓋曉曉狂瀆者凡八年而始逐，天下快之。

【御制元夕詩】世宗初政，每於萬幾之暇喜為詩，時命大學士費弘、楊一清更定，或御制詩成，令二輔臣屬和以進，一時傳為盛事。而張璠等用事自愧不能詩，遂露章攻宏，謫其以小技希恩，上雖不詰責而所出聖制漸希矣。上常命一清擬賦上元詩進呈，有「愛看冰輪清似鏡」之句，上以為似中秋，改云「愛看金蓮明月月」，一清疏謝，以為曲盡情景，不問而知為元宵矣。聖資超悟，殆非臣下所及，信乎非一清所及也，惜為瓌輩所撓，使天縱多能，不遑窮神知化耳。

【定策拜罷迴異】世宗自興邸入紹，諸宰輔翼戴之功良不可沒，如楊新都、蔣全州、毛東萊，世封伯爵，固其宜也。費鉛山時在林下，至上御極後，召還入閣，亦得世襲錦衣指揮使，而梁南海時為次揆，位在蔣上，竟無寸賞，已為可異。至如駙馬崔元，以親奉金符迎立於邸中，遂進封金山侯，世襲，而梁以輔臣偕奉符以往，獨無涓滴及之，又何說耶？若云梁儲扈武宗南征，不能力諫，以是為罪，則蔣冕固同侍六飛往還，何得獨求多於梁也？蓋是時新都受遺，為物清歸鄉，而梁素不為楊所重，以故世宗以四月念二日登極，梁即以五月五日見逐，蓋相新朝僅十餘日耳。其後議禮貴人方獻夫、霍韜、彭澤輩，俱南海人也，蓄不平久矣，乘機而發，至指新都為元惡，為逆臣，必削其籍，戍其子，著之丹書而後快，亦新都有以取之。最後高岱著《鴻猷錄》，遂謂鎮國朱壽之出，梁以死捍詔，而薛氏《憲章錄》又以草敕屬之新都，皆方、霍餘唾也。楊廷和去位次年，上念梁儲定策迎駕功，蔭一子世襲錦衣指揮同知，特命太監戴永往諭意，儲力辭，上嘉其讓，特允所請，加蔭其子中書為壘丞。時大禮已定，楊以議禮失上意，而毛、蔣亦以傳會廷和，相繼謝事，上始追錄梁舊勞，梁謝疏中自陳無功，詞旨抑揚，微露去國之由，且引蔣、毛二輔不受蔭為比，而無一語及廷和，其不慝可知矣。又一年梁歿，上眷之不衰，飾終之典大備。又一年而《明倫大典》成，新都奉「本當僇市，姑有為民」之旨，蔣、毛亦閒住，而梁不及也。乃知禍福吉凶，倚伏無常，非人力可爭矣。

【嘉靖初議大禮】世宗欲考興獻帝，其議合得大用者七人，以稱大禮用而不終者四人，此王弇州紀之張孚敬傳後者也。然用而不終者其人尚多，今略記於後。正德十六年十一月，山東歷城縣堰頭巡檢方濬，建言欲考獻王，其說與張璠同，此宜興、張、桂偕受賞，竟不見登進；繼之者為致仕訓導陳雲章、革退儒士張少連、教諭王價，亦不聞優擢，後唯雲章為霍韜所薦起，升國子博士轉太僕寺丞而已，此皆進議最先者。稍後有南京通政司經歷金述者，以官生入仕，與黃綰同，亦疏稱張璠之言為是，吏部升為隨州知州，致仕去後得起為武昌府同知，至工部員外而止，其位去黃綰遠矣。嘉靖三年，原任給事中升僉事陳洸，以議大禮復職，尋以他事遞解原藉為民，七年霍韜薦起，升一級，十二年，南京考察以貪斥，則韜以憂去，不及救矣。三年九月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、光祿寺革職錄事錢予助上言，獻皇帝當改葬北京之天壽山，以會議不同而止，二人廢罷如故。五年大禮書成，王價、錢予助復職，給事中解一貫謂二人皆考察斥官，不可壞典制，從之。四年，有致仁縣丞歐陽欽薦席書及張、桂等，宜另給誥命，上允之，而欽無所加賞。五年十一月，南寧伯毛良及百戶陳紀，以議禮求長，旨升紀一級，良不升。嘉靖十年，光祿寺廚役王福、錦衣千戶陳昇，又祖隨全之說，力請遷獻王梓宮葬於北，上又命會議，禮部尚書李時、工部尚書趙璜等，極論其不可，得寢。未幾而緣事監生詹啟、溫州武舉杜承美為民、兵馬周密、湖廣生員蕭時用、致仕僉事寧河，又剽前說，托名地理，請遷顯陵，尚書汪鉉駁之，上不允，令禮部會議，宗伯夏言乃言此事前禮部尚書席書、今大學士李時皆極言於昔，又尚書趙璜言尤切至，望聖明獨斷，勿為群議所惑。上大悟，下旨曰：「卿言良是，朕奉聖母慈訓，調陵不可輕動。奏擾諸人，本當拿究，姑有之，再犯者必置重典。」繼而湖廣壁山縣聽選官黃維臣等，又數奏遷陵寢，上廉知其妄有希冀，命錦衣衛逮下獄治罪，於是遷陵一說無復及之者矣。是年歸州南瀛口巡檢徐震，請於安陸州建立京師，上下禮部議云：「京師之建，於典禮無據，當以太祖龍興濠州改州為鳳陽府故

事，安陸升州為府。」詔從之，命改建府，賜名承天，而徐震無寸賞也。至十一年，而廣平府教授張時亨上言：「皇考當有天下，請更定廟號稱宗，自皇上誕生之年，追改鍾祥年號，不用正德紀年，以昭皇考受命之符；皇上當效古人刻木為皇考聖像，朝夕侍立以決萬幾；仍請聖母改衣帝服，正位內庭，上執太子禮闕決政事。」於是禮部參奏其罪，上責以大禮久定，時亨假建言希進，又潛住京師，著法司訊問，後以時亨有心疾，姑赦其職。十二年，山西蒲州諸生秦鍾，伏闕上言：「孝宗之統，已訖於正德，則獻皇於教宗實為『兄終弟及』，陛下承獻皇之統，當奉之太廟，今張孚敬乃別創世廟，永不得與昭穆之次，是幽之也。」上大怒，謂其毀上訕君，大肆不道，下錦衣拷訊主使之。鍾服妄議希恩，實無主者，乃命比妖言律坐死繫獄。自是言禮者知獻諛無賞，亦稍稍息矣。至何淵之建世室，豐坊之宗獻王，雖其說得伸，要俱無賴之尤，別紀詳之。

【帝社稷】嘉靖十年，上於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壇，用仲春仲秋次戊日，上躬行祈報禮。蓋以上戊為祖制社稷祭期，故抑為次戊，內設翫風亭、無逸殿，其後添設戶部尚書或侍郎，專督西苑農務。又立恒裕倉，收其所獲，以備內殿及世廟薦新先蠶等祀，蓋又天子私社稷也，此亙古史冊所未有。自西苑肇興，尋營永壽宮於其地，未幾而元極、高玄等寶殿繼起，以玄極為拜天之所，當正朝之奉天殿；以大高玄為內朝之所，當正朝之文華殿；又建清馥殿為行香之所，每建金籙大醮壇，則上必日躬至焉。凡人直撰玄諸宰臣，皆附麗其旁，即閣臣亦晝夜供奉，不復至文淵閣。蓋君臣上下，朝真醮斗幾三十年，與帝社稷相終始。至穆宗紹位，不特永壽宮夷為牧場，並西苑督農大臣，亦立裁去矣。西苑農務，凡占地五頃有餘，役農五十人，老人四人，騾夫八人，每人日支太倉米三升，仍復其身，耕畝則從御馬監支糧草。先是，工部蓋農舍、築牛宮、造倉庫，順天府歲進穀種，比其獲也，戶部以本年所入之數上聞，蓋自夏言「皇后親蠶」之說行，於是農桑並舉，以復遂古神農之政，未幾親蠶禮即廢，而農務則終世宗之世焉。今西苑宮殿久撤，惟無逸、翫風尚存，仍為至尊親稼之所。

【景靈宮】宋世建景靈宮於汴京，凡祖宗帝后御容俱陳設其中，以表養牆，雖非古制，亦後主孝思也。本朝事先典制極備，此禮未講，直至嘉靖十五年，造獻皇帝廟於太廟之巽隅，其舊時營建名世廟者，遂空寂無所用，始移列后列帝神像於其中，改名曰景神殿，其後殿則曰永孝，以示尊崇。蓋前此雖藏之禁廷，未有專地專名也。至十八年，又命帝后忌辰，俱列祭於景神、永孝二殿，最合宋世所行舊典。至二十四年而罷，還其祭於奉先殿，此宮神御雖存，而昭告駿奔絕跡矣。按，景靈宮在宋不特人主四時瞻禮，即大臣遇有除拜，俱行謁謝。聖朝缺事，幸世宗修舉，而禮數簡略，識者猶有遺恨云。

【配天配上帝】世宗既分祀天地於南北郊矣，其後以太祖太宗並配天為非禮，遂省去太宗之祀，蓋陰為獻皇地也。至嘉靖十七年，諛臣豐坊言請仿古明堂之制，如獻皇宗號以配上帝，上意甚愜。遂以其年九月舉明堂大享禮於內，尊獻皇稱睿宗，更上昊天上帝為皇天上帝，而以睿宗配享，蓋用周禮故事。按，上帝即天，豈有分祀為二之禮？此舉在古人已屬支離，至於昊天上帝，更易名號，尤為贅詞。蓋世宗熟揣獻皇之不可配天，故抑而從明堂之說。至穆宗登極，並大享禮罷之，真千古卓見。宋徽宗政和間，上玉帝尊號，曰「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」，蓋循真宗舊稱，而益以昊天字也，其事與嘉靖相似。

【會典失載】嘉靖八年，開局重修《會典》，時副總裁詹事霍韜等上疏，其略云：「臣等將舊典翻閱，見洪武初年天下田額以至弘治十五年，如湖廣田額二百二十萬，今存二十三萬，失額一百九十七萬；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，今存四十一萬，失額一百三萬。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矣，天下田額已減如此，再數百年減失不知如何，乞敕戶部考訂。又天下戶口，洪武初年一千六十五萬，弘治四年，承平已久，戶僅九百一十一萬，乞敕戶部檄實。天一藩府，洪武初年山西晉王府歲支祿一萬石，今增郡爵而下，共支八十七萬石有奇，則加八十七倍矣，乞敕禮部稽纂，俾司計者計之處之。天下武職，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，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；錦衣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，今增一千七百餘員，此成化已前耳，若弘治已後尚未之及也，乞敕兵部稽纂，俾司計者何以處之。再按內臣監局官，祖訓置職甚詳，唯弘治年間儒臣失考，不及纂述，致皇祖聖制不得而知，乞敕禮部行司禮監備查洪武年職掌員數，列聖來欽差事例，及今日員數，送館修纂。臣等觀《周禮》內監統天官，今監局事例多由禮部，若遵祖訓，添修內臣職掌，亦聖朝禮以制治之意。至刑、工二部，都察院累年匠役之制，官府供應之式，四方物料之准，律令異同之宜，太祖俱有定典在，唯弘治間庸臣舞智，更為新例，盡壞成憲，乞敕廷臣削斥，訂積年之陋。」得旨，令各衙門備覆沿革定數，送付文館。按，霍疏最切時弊，至查考內官冗濫，尤為吃緊，世宗雖允嚴稽，迄至書成，仍循弘正之舊。至今上再修時，則江陵公為政，交懼榷寺，唯恐稍失其歡，欲如霍渭厓昌言刊補，難矣，惜哉！

【駁正大禮】大禮定後，舉朝緘口，而遠外下吏及昌言以糾其非者又二人。嘉靖九年，福建平和知縣王祿者，疏請建獻帝廟於安陸，封崇仁王以主其祀，不當考獻帝伯孝宗，以涉二本之嫌；宗藩之子有幼而岐嶷者，當預養宮中以備儲貳之位。上斥其言，下巡按御史逮治，比疏下，則祿已先解印歸矣，御史坐以避難在逃律，詔罷職不糾。按，祿前封崇仁之說，即上初元楊廷和議也；次預養宗子之說，即他日薛侃所建白也，楊、薛俱蒙重譴，而祿以小臣擅興此議，且其時明倫大典已頒行逾年，璽正位首揆，尊為次輔，不聞起而囂評昌言，使祿僅以微罪行，其人亦幸矣。至十一年，原任山西霍州知州陳采者，又上言祖訓兄終弟及，指同父而言耳，武宗遺詔，謂陛下乃孝宗親弟與獻王之長子，倫序當立，非與武宗為兄終弟及也。楊廷和誤主濮議，與初詔自相矛盾。張孚敬謂陛下不當繼嗣孝宗，止繼統於武宗，因以為兄終弟及事，皆無稽，難以施諸宗廟。既明知其非，又誘成薛侃之謀，以陰壞祖宗成法，楊廷和雖蒙斥罰，而心跡不明；張孚敬首開議禮之端，而乃挪移祖訓，誣罔先帝，疑誤聖躬，當先正典刑，乞將明倫大典所載事情輕重各論如律。疏上，上大怒，謂大典朕所裁定，行天下久矣，乃輒敢妄議，命錦衣衛逮送法司拷訊。陳采此論，又並新都、永嘉議論一概掀翻，其詞辨而譎，乃亦無駁之者。時永嘉以陷薛侃甫去國，桂安仁又病死，內閣輔臣唯方南海為議禮貴人，然而新入，又性和易，不願與人競也。蓋大禮雖定，不旋踵而即紛紛若此，況後世乎？

【獻帝稱宗】獻皇帝之稱宗也，非張、桂意也，始於何淵之世室。至四年，淵復申前說，上惑之，下其事禮部會議。時席書新以議禮得上眷，拜宗伯，力止，且曰：「昔者獻考觀德殿成，醫士劉惠欲更殿名，已蒙聖斷發戍邊衛。臣上議曰：『假使張璠、桂萼謂獻帝可以入太廟，非獨諸臣欲誅，臣當先攘臂誅之。』今何淵欲以御定殿名，改同文武世室，臣昧死以為不可。」上不允，至學士璠、萼及太宰廖紀咸力言其非，且共請重治淵罪，猶不許。至兵部尚書金獻民乃調停為別廟京師之說，上始允行。至十五年，又命改世廟為獻皇帝廟，與九廟並列，其稱宗祔廟，上心知其不可，亦不復再議；繼而猶有請者，上嚴治論死，事寢久矣。直至十七年四月，原任通州同知豐坊，遂請加尊皇考獻皇帝稱宗，禮明堂以配上帝。禮部尚書嚴嵩覆奏，謂配帝當如所奏，稱宗則未安。上必欲行坊言，戶部臣侍郎唐胄力持以為不可，上震怒，下胄獄訊治，於是嚴嵩等改口，奉命進獻皇為宗，一如坊議。坊父豐熙以翰林學士率修撰楊慎等諸詞臣，於嘉靖二年痛哭闕下，撼門長跪，力辨考與獻之非，廷杖瀕死，下獄遠戍。至嘉靖十六年恩詔大霽，部議赦還，上許盡還諸臣，獨豐熙、楊慎等不宥，是年，熙即卒於戍所。坊之入都獻諛，距其父歿時，尚未小祥也，不忠不孝，勇於為惡一至於此。上既以獻皇明堂配上帝，稱宗入廟，居武宗之上，聖意始大愜無遺恨，而坊仍罷歸田里，老死不敘。坊素有文無行，以故世皇用其言，薄其人，聖哉，神哉。坊歸，至十八年，又上《慶雲》雅詩一章，命付史館，而坊終不召。坊，字存禮，浙之鄞人，舉解元高第，初為南考功郎，謫是官，旋以察罷。既兩獻諛不售，居家益狠戾，不為鄉里所容。出游吳越間，以善書知名，稍用自給，而與人交多不終，偶有不諧，輒為文詛之於九幽，晚年尤甚，人皆厭憎之，困厄以死。隆慶元年，禮科給事中王治建議，欲奉還睿宗於世室，上不允；至今上登極，禮科都給事陸樹德又疏言穆宗祔廟，則宣宗當祧，不如仍以世廟祀睿宗，而免祧宣宗。事雖不行，識者韙之。

【邵經邦議禮】明倫大典行後，張璠被劾遣歸，尋即召還，刑部員外邵經邦者，以陽月日食，上言議禮貴當，用人貴公，陛下私議禮之臣，是不以所議者為公禮也。夫禮唯當，乃可萬世不易，使所議非公禮，則固可守也，亦可變也；可成也，亦可毀也。陛下果以禮為至當，欲子孫世守，莫若厚其資與，全其終始，以答議禮之功，然後專選碩德，置諸左右，使萬年之後，廟號世宗，不亦美乎？上大怒，謂朕私議禮諸臣，自比茅焦之諫，訕上無禮，逮下詔獄訊治。已請付法司擬罪，上以非嘗犯不必擬，竟發邊衛

充軍。經邦之疏，語簡而該，即張、桂聞之，亦無辭置辨，但人主生前未有臣下輒擬謚號者，唯曹魏大臣預尊明帝為烈祖，貽千古笑端。經邦敢於英主初年肆言至此，即茅焦所不道也，而僅以戍行，豈「世宗」二字，已默契聖衷，遂從未減歟？其後上升遐，廟號「竟符」二字，若經邦者，固得氣之先耶？

【更正殿名】太祖初定大朝會正殿曰奉天殿，門名亦如之。其後文皇營北京，遂仍其名，毀於火，世宗更其名曰皇極，而華蓋殿則曰中極，謹身殿曰建極，蓋取《洪範》之義，而議者以為《洪範》中更有六極，字面相同，意義不美。然上方親定禮樂，薄視百王，少忤即立廢，無救正者。至隆慶初元，而御史張檣請改仍太祖舊號，時高儀為大宗伯，以為皇考所定，且遺詔中多所釐正，獨不及殿名，乞存之以表三年無改之義，遂不果易。按太祖「奉天」二字，實千古獨見，萬世不可易，以故祖訓中云：「皇帝所執大圭，上鏤『奉天法祖』四字，遇親王尊行者，必手秉此圭，始受其拜，以至臣下誥敕命中，必首云『奉天承運皇帝』。」太宗繼之，一切封拜諸功臣，必曰「奉天靖難」。其次曰「奉天翊衛」、「奉天翊運」。至列聖所封者，無論為功勳，為恩澤，為文武，亦必「奉天」為號，至今不改。若皇極、建極，本屬一義，而中極尤為無出，穆宗初元，未忍遽改，於聖孝宜然。今殿與門再罹祝融，鼎建在邇，仍用太祖初號，亦是機會使然，有識大臣必有起而建明者。完顏氏上京宮殿，其正寢取名乾元殿，蓋襲唐世舊號，至天眷元年，改名皇極殿，則虜奴金先已稱之，尤為不典。張侍御疏後，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，亦有復殿名疏，不允行。其與張侍御同時，則有太監李芳，請改南北郊合祀天地，如國初典制，禮臣亦執不許，蓋以議出中官。其後，今上甲申議崇祀陳獻章於孔廟，禮臣為沈鯉，亦疑大璫張宏主之，不肯行。而內閣竟票發多官會議允祀，由是與政府不叶，其事與隆慶中李芳正相類。李芳者，能讀書，喜諫諍。穆宗於裕邸，代滕祥柄事，益發舒，屢指上過舉，積久不能平，乃杖之百，下法司論斬，刑官毛愷等力爭之，不能得。其人亦金英、覃昌之流亞也。張宏繼馮保柄事，亦有稱於時。

【玉芝宮】初，世宗之建世廟也，先名世室，以奉皇考獻皇之祀，既以世字礙後世稱宗，改建獻皇帝廟，即而獻皇祔廟稱宗，遂閉世廟不復祀。至嘉靖四十四年，舊廟柱產芝，上大悅，更名玉芝宮，欽定祀儀，日供膳如內殿，四時歲暮大小節辰，牲帛諸品如廟祀。穆宗即位，禮臣以獻皇已同列聖臨享，則玉芝之祀可罷，況宗廟常禮，如四孟大禘止行於太廟，節辰忌辰止行於內殿，國有大事止告太廟或內殿，未有並告者，今無所不祭告，則列聖先帝將何以處之？至於日供之膳，宜仿南京奉先殿太祖例，如舊奉設，以存有舉莫廢之義。上命如所議，而議者猶以日膳為瀆云。按，玉芝之祀，去世宗上仙僅匝歲，說者謂上春秋高，欲仿漢原廟衣冠故事，存此舊朝，肇舉典制，默示意於後，俾尊奉瀾廟，傳之子孫，為中興元祀，如漢光武、晉武帝，萬世丞嘗張本。即改太宗為太祖，亦聖意慮及此耳，未知知否？

【齋宮】西苑宮殿，自十年辛卯漸興，以至壬戌，凡三十餘年，其間創造不輟，名號已不勝書。至壬戌萬壽宮再建之後，其間可紀者，如四十二年甲子重建惠熙、承華等殿，寶月等亭，既成，改惠熙為元熙延年殿。四十四年正月，建金籙大典於元都殿，又謝天賜丸藥於太極殿及紫皇殿，此三殿又先期創者。至四十四年重建萬法寶殿，名其中曰壽憩，左曰福舍，右曰祿舍，則工程甚大，各臣俱沾賞。至四十五年天月，又建真慶殿；四月，紫極殿之壽清宮成，在事者俱受賞，則上已不豫矣；九月，又建乾光殿；閏十月，紫宸宮成，百官上表稱賀，時上疾已亟，雖賀而未必能御矣。自世宗升遐未匝月，先撤各宮殿及門所懸匾額，以次漸折材木，穆宗欲以紫極宮材重建翔鳳樓，因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力諫而止。未曆數年，唯存壞垣斷礎而已。蓋茲地為文皇帝潛邸舊宮，因而入紹大位，且自永樂以來，無論升遐，即嬪御無一告殞於此者，故上意為吉地而安之。禁籞初起，命名為仁壽殿。他如洪應雷壇，上有禱必至，如凝道雷軒，上晝日恆御，皆無跡可問，唯清馥殿則整麗如故，外門曰仙芳、曰丹馨，內亭曰錦芳、曰翠芬，流泉石榭，頗甚幽致，且松柏列植，蒙密蔽空，又百卉羅植於庭間，花時則今上亦時一遊幸，蓋其地又與萬壽宮稍隔，故得免焉。讀《連昌宮詞》，數世後舞榭猶存，轉眼已成蔓草，悲夫。今西苑齋宮獨存高玄殿，以有三清像，至今崇奉尊嚴，內宮宮婢習道教者，俱於其中演唱科儀，且往歲世宗修玄御容在焉，亦不廢，至萬曆庚子五月，忽下旨令見新，凡費物料銀二十萬，工匠銀十萬，不過油漆一番而已。然則修葺更當費幾何，乃知當時徐文貞力主盡毀，未為無見。

【無逸殿】世宗初建無逸殿於西苑，翼以幽風亭，蓋取詩書中義以重農務，而時率大臣游晏其中，又命閣臣李時、翟鑾輩坐講《幽風·七月》之詩，賞賚加等，添設戶部堂官專領稽事。其後日事玄修，即於其地營永壽宮，雖設宮如故，而主上所創春秋祈報大典悉遣官代行，撰青詞諸臣雖係直於無逸之傍廬，而屬車則絕跡不復至，其殿唯內直工匠寓居，彩畫神像並裝潢瀟灑諸猥事而已。至上甲辰年，翟鑾坐二子中式被議，鑾辨疏以「日直無逸殿」為辭。時上奉道已虔，唯稱上玄、高玄及玄威玄功，而鑾樵樵，尚舉故事，上大怒，褫逐之，此後並殿亭舊名無齒及者矣。世宗上實未期月，西苑宮殿悉毀，唯無逸則至今存，至尊於西成時間亦御幸，內臣各率其曹作打稻之戲，凡播種收穫以及野饁、農歌、徵糧諸事，無不入御覽，蓋較上耕籍田時尤詳云。今上甲申乙酉間，無逸燼於火，輔臣申吳縣等奏：「皇祖作此殿，欲後世知稼穡艱難，其慮甚遠，非他游玩比，宜以時修復。」上深然之，今輪奐尚如新也。

【西內】世宗自己亥幸承天后，以至壬寅遭宮婢之變，益厭大內，不欲居。或云逆婢楊金英輩正法後不無冤死者，因而為歷，以故上益決計他徙。宮掖事秘，莫知果否。上既遷西苑，號永壽宮，不復視朝，唯日夕事齋醮。辛酉歲，永壽火後，暫徙玉熙殿，又徙玄都殿，俱湫隘不能容萬乘。時分宜首揆請移駐南城，蓋故英廟為上皇時所居也，天順間修飾完整，實遠勝永壽。上以當時遜位受錮之所，意甚惡之，聞分宜言，大不懌。於是時方興三殿大工，縣官匱乏，無暇他營，分宜建議甚善，但倉卒不及避忌諱耳。時華亭公為次揆，即封云：「今徵到建殿餘材尚多，頃刻可辦」，且薦司空雷禮材婿足任此役。上大悅，立命華亭子璠以尚寶司丞兼營繕主事督其役，不三月宮成，上大悅，即日徙居，賜名曰萬壽，華亭進少師，蔭子，璠亦躡遷太常少卿，雷司空禮加太子太保，大匠徐臬者亦拜工部尚書，分宜僅拜加祿銀幣之賜。其年七月，即有御史鄰應龍之疏，分宜逐而世蕃戾矣。分宜一生以逢迎稱上旨，獨晚途片言稍逆，頓失權寵，豈天奪其魄耶。

雷司空古和，素名博洽，居官亦以勤勞著績，初以分宜同里厚善，得官六卿，時窺知上意已向華亭，復去嚴事徐。其營萬壽一事，俱先有成謀，因分宜失旨，愈得間之以固寵。分宜恨甚，面置之，雷答語甚諄，幾至攘臂，徐以此益厚之。世宗上賓，未幾萬壽宮殿悉已撤去，僅存階礎，若諸臣直廬，更榛莽不可問矣，而南內之完整，則至今如故也。識者謂華亭此舉，於三年無改一段，稍未諳解云。雷在世宗末年，又進少保，再加少傅，隆慶二年，以上修祭樂器糜費劾太監滕祥，詞旨甚激，上不悅，令致仕，人議其迎合於先帝，而觸忤於新朝，借題賣直云。（雷，江西豐城人。）

【代祀】嘉靖十一年二月驚蟄節，當祈穀於圜丘，上命武定侯郭勛代行。時張永嘉新召還，居首揆，夏貴溪新簡命拜宗伯，不聞一言匡正，獨刑部主事趙文華上言，切責而有之。時文華登第甫三年，其辭嚴而確，使其末路稍修潔，固儼然一直臣矣。次年十一月，大祀天於南郊，又命郭勛代之，大小臣遂無一臣敢諫者。時上四郊禮甫成，且親定分祭新制，遂已倦勤如此，至中葉而高拱法官，臣下不得望清光，又何足異。蓋代祀天地自癸巳始，至甲午後，遂不視朝。己亥幸承天還，途中火災，上僅以身免，因歸功神佑；壬寅宮婢之變，益以為事玄之效，陶仲文日重矣。然邵元節實以嘉靖三年召入，五年遂封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誠至一真人，給玉金銀牙印章各一，得密封言事，是時鉛山費文憲為首揆，已不能有所諫正矣；至其後是禮部尚書，贈其父守義為太常寺丞，猶之可也；又封其師範文泰為清微崇玄守道凝神湛默履素養和衍法輔教真人，則濫極矣。至陶仲文更勸以退居為祈天永命秘術，何論郊祀哉。

【聖誕忌辰同日】八月初十日為孝慈高皇后忌辰，而世宗皇帝以是日誕生，及即位，禮臣毛文簡請先一日稱賀，但並習儀及山呼之禮俱殺之。行之二年矣，至嘉靖三年，又遇聖誕，時禮部為汪文莊後，請即以是日先行孝慈奉祭禮，然後嵩呼大慶，一切如先朝故事，上允之，四十餘年不復輟，則以孝慈雖開天聖母，而上則藩王入嗣，又中興聖主，自不相妨也。其時議者又云：正月初三日為宣莊忌辰，然孝、武二廟凡遇祭祀得衣大紅吉服為比。是又不然。均為在天之靈，自不宜軒此輕彼，若嗣君必當自盡其誠，但

普天臣子又欲申祝釐之敬，則先凶後吉亦無不可。使其事在宋朝，又有洛、蜀「哭則不歌」之爭，成一大黨論矣。

【世宗聖孝】嘉靖丙午外計，言官拾遺疏：有貴州尋甸知府汪登不謹，當斥；吏部尚書廖紀覆疏，謂登以母老赴官偶遲，宜鑄秩示罰。上命降職三級，特改京官以便其母就祿。蓋上聖性至孝，以登為母被議，故左其官，實優之也。其後陝西參議於湛者，直隸金壇人，以母老求改南方，言官糾其詭避，宜重懲，上又命改江西，便其迎養。吏部侍郎董玘，以聞母喪久不奔赴，褫職。蓋錫類之孝如此。

嘉靖間，京師人張福欲圖賴鄰人張柱，自弑其母，謂柱殺之，既鞫得情，且有福姊為證。上謂必不然，再三研審。刑官執如初讞，上終不信，竟坐柱辟，蓋上謂世間無弑母之人也。

【講學見絀】世宗所任用者，皆銳意功名之士，而高自標榜互樹聲援者，即疑其人主爭衡。如嘉靖壬辰年，御史馮恩論彗星而及吏部侍郎湛若水，謂素行不合人心，乃無用道學。恩雖用他語得罪，而此言則不以為非。至丁酉年，御史游居敬又論南太宰湛若水學術偏陂，志行邪偽，乞斥之，並毀所創書院。上雖留若水，而於書院則立命拆去矣。比湛沒請恤，上怒叱其偽學盜名，不許，因以逐太宰歐陽必進，其憎之如此。至辛未年九廟災，給事戚賢等因災陳言，且薦郎中王畿當亟用，上曰：「畿偽學小人，乃擅薦植黨。命謫之外。」湛、王俱當世名流，乃皆以偽學見斥。至於聶雙江豹，道學重望，徐文貞力薦居本兵，上以罷儒僭事逐之，徐不敢救。比世宗上賓，文貞柄國，湛、聶俱得恩增加等，湛補謚文簡，聶補謚貞襄，蓋二公俱徐受業師，在沆瀣一脈宜然，而識者以為溢美，非世宗意矣。若王文成之歿，在嘉靖初年，既斬其恤典，復奪其世爵，亦文貞力主續封，備極優異，而物論翕然推服，蓋人情不甚相遠也。王龍溪位止郎署，且坐考察斥，不得復官，故文貞不能為之地，即隆慶初元廢，亦不敢及之，第為廣揚其光價耳。

湛文簡之學，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，而不免失之迂腐，如勸世宗求嗣必收斂精神，上曰：「既欲朕收斂，則不必如此煩瀆。」其時即已厭之矣。聶貞襄任本兵，曲庇分宜孫嚴鵠冒功，為時所薄，及罷官南還，遇倭亂，暫留吳門，人問何以禦倭，則曰：「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。」聞者竊笑。如此經濟，何以支俺答哉！惟王龍溪聰明機警，辨材無礙，聞其說者解頤心折，即王文成當時亦嘆服，以為門牆第一人。至徐華亭又為同心至友，推獎贊嘆，如司馬公之與邵堯夫。又，龍溪性好游，以故安樂行窩所至，四方共重，逾於王公。同時同鄉錢緒山、唐一庵諸公，俱不爾也。

【進詩獻諛得罪】古今獻詩文頌聖者，史不勝紀，然唯世宗朝最為繁夥，乃遭際亦自不同。如嘉靖四年，天臺知縣潘淵進《嘉靖龍飛頌》，內外六十四闕，凡五百段，一萬二千章，效蘇蕙織錦回文體以獻，其用心亦勤矣。上以其文字縱橫，不可辨識，命開寫正文再上之，然其時不聞有賞，尚不聞被罰也。至嘉靖十三年，朝天宮道士張振通奏：「臣祝釐之暇，作《中興頌詩》二十一首、《金臺八景》、《武夷九曲》、《皇陵八詠》，以及瑞露、白鶴、白兔俱有詩上進，乞賜宸翰序文。」下部議，以猥鄙陳瀆，僭逾狂悖，希圖進用，詔下法司逮擊訊問，則進諛希恩，反得譴矣，然猶黃冠也。嘉靖二十六年，朝覲竣事，上敕諭天下入覲官員，此不過舊例套語耳，而給事中陳棗者，將敕諭衍作箴詩十章上之。上大怒，謂棗舞文墨，輒欲將此上同天語，風示在外臣工，甚為狂僭，令自陳狀。棗服罪，乃降調外任。棗即議帝王廟斥去元世祖者，素善逢君，不謂求榮得辱。然前此乙未年春正月朔大雪，上諭大臣曰：「今日欲與卿等一見，但蒙天賜時玉耳。」禮卿夏言即進《天賜時玉賦》以獻，上大悅，以忠愛褒之，甫逾年而人相矣。此非上同聖語乎？乃知富貴前定，聖主喜怒偶然值之，容悅無益也。

【賀咭鳥獻文字】世守朝凡呈祥瑞者，必命侍直撰元諸臣及禮卿為賀表，如白龜、白鹿之類，往往以此稱旨，蒙異眷取卿相。然在先朝固亦有。如永樂間，北京得白鶴，時仁宗監國，命宮臣撰表為賀，楊士奇以為不著題，即賀白龜、白鹿亦可，仁宗即命士奇改作，云：「望金門而送喜，馴丹陛以有儀。」又云：「與鳳同類，踰於帝舜之庭；如玉其華，嚮嚮在文王之囿。」仁宗大喜，云：「方是帝王白鶴。」命撤內膳賜之。士奇之見知，此亦一也。其後世宗廟，胡宗憲進白鹿，諸生徐調作表，一時傳誦而上不及知；及禮卿吳山賀表，實祠部郎徐學謨所作，為上特賞，未幾，山以不賀日食閒住，未嘗得表文力也。最後西苑永壽宮有獅貓死，上痛惜之，為制金棺葬之萬壽山之麓，又命在直諸老為文薦度超升，俱以題窘不能發揮，唯禮侍學士袁煒文中有「化獅成龍」等語，最愜聖意，未幾即改少宰，升宗伯，加一品，入內閣，只半年內事耳。同一禽畜，同一諛詞，而遇不遇如此。

按白鶴為瑞，僅見於曹子建《魏德論》。嘉靖十年，鄭王厚烷貢二白鶴，上大歡，命獻宗廟及兩宮，頒示百官，廷臣為《鵠頌》、《鵠賦》、《鵠論》者盈廷，遂為獻瑞作俑。癸亥年八月，湖廣巡撫徐南金獻白鶴，云出自景陵，群臣表賀。昔楊椒山喜鴉惡鵠，謂鴉忠鵠佞也。鵠身為佞，又導人以佞，然楊文貞已先學鵠矣，何論嘉靖諸人。至若厚烷晚年，又極諫世宗事玄，上大怒，革爵錮之高牆，至穆宗即位，以忠正見褒，還爵復國，是又始鵠而終鴉矣，極堪捧腹。

先是弘治十七年，大名府元城縣民家鳥巢中生一白雛，因收養之，及長，瑩潔如雪。時孝肅太皇太后上仙未久，咸以為上孝感所致，遂表獻之朝，上不受，卻還，甫逾年，而孝宗亦鼎成矣。白鳥較鵠，不知孰佳，然為災不為祥如此，使在嘉靖朝，驟貴者不知幾人矣。

【廟議獻諂不用】嘉靖中太廟被災，尋即鼎建，時尚寶司丞桂輿首上議請增建廟制倫次，繪圖上之，其意在尊睿宗也。上不悅，下法司鞫之，擬以納贖還職，上特命冠帶閒住。輿即諛臣尊之子，將竊父故智取寵，不意其遭斥也。又數月，國子監司業江汝璧請備親廟，謂上享祀宗宮，考廟不可獨缺，宜奉皇考入居昭廟，又請預立世室以待皇考。其言無非尊興獻以媚上，而上不省。其冬上自下諭，仍復舊制，太祖正南面之位，成祖以下及睿考俱同堂而序，享畢各歸於寢，已如敕奉行矣。次年甲辰又會議同堂異室之制，時江汝璧已遷為左庶子矣，又上言皇考入廟宜遷於穆廟之首，與成祖對峙，三昭三穆列於前，成廟、睿廟翌於左右，蓋欲以興獻為百世不祧之主也。又贊善郭希顏則請如太祖立親廟，以明有無父之國，無非為睿考計久遠，而上皆報寢。不逾歲汝璧已進少詹事，坐科場事革職為民；希顏升中允，謫運副罷歸矣。蓋上人紹之初，大禮未定，人心方搖，故貴張、桂諸臣以招徠天下；至是且二十年矣，稱宗入廟，禮無可加，而此輩儉邪，猶仍佞習為橫飛直拜之地，甫出口而上已洞悉其奸，斥逐不已，而郭希顏遂以弔奇至殺身，豈非下愚之尤哉。就江、郭兩疏細詳之，則汝璧之議，尤為狂妄蔑禮。

【捐俸助工】嘉靖二十年辛丑，九廟被毀更建，時邊餉亦告匱，太宰許贊議借百官之俸，上以非盛世事已之，真得治朝大體。今上甲申，大峪壽陵興工，閣臣亦議令百官捐俸，上不許。蓋養廉為重，亦體群臣之一也。頃三殿之災，群僚又欲捐俸助工，會議於中府，一御史奮筆書曰：「主上好貨，諸公捐俸是矣；倘主上好色，諸公何以處之？」皆赧然退散。其後各衙門公疏，或各官私疏，以捐俸為請，主上亦欣然俯從。自此以後，為開礦、為抽稅，遍大地皆以大工為名，不復能遏止矣。

【工匠見知】世宗既以創改大禮得愉快於志，故委毗春曹特重，如言、如嵩、如階為宗伯時，其寄托已埒輔相；又以掀翻大獄，疑刑官皆比周撓法，立意摧抑之，即賢者多不以善去。至末年，士林繁興，冬卿尤難稱職，一切優游養高及遲鈍不趨事者，最所切齒，誅譴不逾時刻。最後趙文華為分宜義子、歐陽必進為分宜妻弟，特以貪戾與闖茸相繼見逐，權臣毫不能庇，而雷豐城以勤敏獨為上所眷倚，即帝堯則哲之明，何以過之。終上之世，雷長冬曹，無事不倚辦，即永壽宮再建，雷總其成，而木匠徐杲以一人拮據經營，操斤指示。聞其相度時，第四顧籌算，俄頃即出而斫材，長短大小，不爽鎔銖。上暫居玉熙，並不聞有斧鑿聲，不三月而新宮告成，上大歡，以故尚書之峻加、金吾之世蔭，上猶以為慊也。杲亦謙退，不敢以士大夫自居，然其才自加人數等，以視文華、必進，直樸楸下材耳。

按奉天等三殿並奉天門災，在嘉靖三十六年四月，時上迫欲先成門工，以便朝謁，而文華不能鳩僝，屢疏遷延，上大怒，命罷其官，而用必進。甫匠歲門成，必進得一品，則督工侍郎雷禮有勞，而躬自操作，則徐杲一人力也。又三年而殿工無完期，必進以司空為苦海，營改左都，而上怒矣；甫一月，分宜又勅上改必改吏部，而聖怒遂不可解，先革孤卿並兼官，未幾並尚書奪之，其去工部半歲耳。明年而三殿告成矣，然先一年，永壽宮已災，旋奏工完，不特禮得一品，杲得正卿，而華亭亦因以進少師，乃子尚寶

丞璠躡拜太常少卿，識者不無代為惡焉。時分宜以子世蕃官工部侍郎，反不得監工，求與璠同事，而上峻卻不許，退而父子相泣，不兩月禍起矣。比三殿落成時，徐杲已稱尚書，上欲以太子太保寵之，而徐華亭力沮，謂無故事，得中止，僅支正一品俸，雷亦僅以宮保轉宮傳，其他在事諸臣升賞亦止不行，僅拜銀幣之賜，以較永壽宮加恩，百不及一矣。時上愛念杲不已，倘再有營建，杲必峻加，即華亭亦不能厄也。

【觸忌】古來人多拘避忌，而我朝世宗更甚。當辛巳登極，御袍偶長，上屢俯而視之，意殊不愜，首揆楊新都進曰：「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。」天顏頓怡。晚年在西苑，召太醫院使徐偉察脈，上坐小榻，袞衣曳地，偉避不前，上問故，偉答曰：「皇上龍袍在地上，臣不敢進。」上始引衣出腕。珍畢，手詔在直閣臣曰：「偉頃呼地上，具見忠愛。地上，人也；地下，鬼也。」偉至是始悟，喜懼若再生。又乙丑會試，第一題為「綏之斯來」二句，下文則「其死也哀」。上已惡之矣；第三題《孟子》，又有兩「夷」字，時上苦虜之擾，最厭見「夷」、「狄」字面，至是大怒，欲置重典。時主文為高新鄭，賴徐華亭詭辭解之而止。然初年講章，有進《曾子·有疾》章，去卻「人之將死」一節，上謂：「死生常理，有何嫌疑？」促令補進，又似豁然無所諱者。蓋進講時，講官為學士徐璠，上方富於春秋，嗣位未久，樂聞啟沃，恐臣下有所避匿，故亦優容；至乙丑之春，上年已六旬，不豫且久，宜其倦勤多疑也。按，世廟晚年，每寫「夷」、「狄」字必極小，凡詔旨及章疏皆然，蓋欲尊中國卑外夷也，而新鄭出題犯之；又有前一題，益疑其詛咒矣，高之得免，謂非全出華亭不可。新鄭晚途與徐講和書，亦引「先帝見疑，賴公調解」為言，亦是天理難泯處。

宋南渡後，人主書「金」字俱作「今」，蓋與完顏世仇，不欲稱其國號也；至高宗之劉貴人，寧宗之楊后，所寫「金」字亦然，則宮闈亦改用矣。然則世宗之細書，亦不為過。

【正嘉御寶之毀】御寶凡十七，正德九年甲戌，大內遭火，寶璽散佚，至嘉靖四十五年之冬，則世宗已不豫久矣，乃下詔曰：「先朝甲戌遇災，御寶凡六，其五已遭毀，命所司覓美玉補造。」想十七寶者，大半範金為之，而此六璽乃玉製耶？然嘉靖十八年，上又添製七顆，合之世守者為廿四矣。辛酉西苑之災，則歷代所傳盡付燬燼，所少奚止五寶，意者聖主諱言而托之甲戌耶？

【符印之式】秦天子六璽，唐始有八寶，宋世尚循其制，至徽宗而加九，南渡至十一，皆非制也。本朝初有十七寶，至世宗加制其七，今掌在符臺者共二十四寶，蓋金玉兼有之。若中宮之璽，自屬女官收掌，更有太祖所作白玉印，曰「厚載之紀」以賜孝慈后者，至今相傳寶藏。若歷朝太后，則每進徽號一次，輒另鑄新稱一次，皆用純金。此故事皆然。其臣下印信，則文武一品、二品衙門得用銀造，三品以下俱用銅，唯以式之大小分高卑。兩京兆雖三品，印亦銀鑄，則以天府重也。以上俱用九疊篆文，不知取義謂何？唐宋以來並無此篆法，蓋創自本朝，意者乾元用九之意乎？巡按御史用方印，其式最小，比之從九品巡檢、僧道衙門尚殺四之一；又百官印上一顆，唯巡按則有循環二印，以故拜命即佩印綬，且其文八疊，與大小文武特異，豈以斧鑄雄劇，特變其制耶？此外則各鎮掛印總兵官如征南、征西、鎮西、平羌、鎮朔、征蠻、平蠻、征虜諸將軍俱銀印，視一品稍殺，二品稍豐，獨以虎為鼻鈕，且篆文為柳葉，則百僚中所未睹。其他添設大帥，雖事體不殊，而另給關防，與督撫文臣無異矣。明興，無正任大將軍，國初徐武寧達曾一領之，其他則必帶軍號，如徐達、藍玉、馮勝、邱福、盛庸領征虜，楊洪、朱永領鎮朔，仇鸞領平虜，俱得稱大將軍，而印之制無可考據矣。內閣大學士位不過五品，而所用文淵閣印僅一寸七分，略似御史巡方印，乃亦用銀，視一二品，其重可知，且玉箸篆文，與主上御寶書法相埒，宜其權超百辟也。邱福北征失律，並印亦亡，屢購不得，後於沙漠夜吐光怪，始縱跡得之；仇鸞病篤，藏印內寢，忽躍出於地有聲，尋奪印暴死戮屍；而文淵閣印，自今上丙戌失後再鑄，則閣權漸削，陵夷以至今日。蓋將相二大柄，關於印章如此。

【嘉靖青詞】世廟居西內事齋醮，一時詞臣，以青詞得寵眷者甚眾，而最工巧、最稱上意者，無如袁文榮、董尚書份，然皆諛妄不典之言，如世所傳對聯云：「洛水玄龜初獻瑞，陰數九，陽數九，九九八十一數，數通乎道，道合元始天尊，一誠有感；岐山丹鳳兩呈祥，雄鳴六，雌鳴六，六六三十六聲，聲聞於天，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。」此袁所撰，最為時所膾炙，他文可知矣。時每一舉醮，無論他費，即赤金亦至數千兩，蓋門壇扁對，皆以金書，厲金為泥，凡數十碗，其操筆中書官預備大管，泚筆令滿，故為不堪波畫狀，則袖之，又出一管，凡訖一對，或易數十管，則袖中金亦不下數十銖矣。吾邑談相輩，既以此得貳卿，且致富云。

【嘉靖始終不御正宮】大內乾清宮，以正德九年遇災，旋鳩工創建，役尚未竣，比肅皇以正德十六年四月自郟中人奉大統，暫居於文華殿，亟促冬宮晝夜繕治，至十月而落成，上始移蹕臨御。垂二十年至己亥南巡，則永壽宮已成，至壬寅宮婢之變，上因謂乾清非善地，凡先朝重寶法物，盡徙實其中，後宮妃嬪俱從行，乾清遂虛。直至丙寅上賓，始返龍蛻於大內。蓋自踐祚之初及彌留之際，皆於別宮行吉凶禮。說者謂世宗以禁中為列聖升遐之所，意頗疑懼，而永壽則文皇舊宮，龍興吉壤，故聖意屬之古云：「先天而天弗違」，世宗有焉。

【大行喪禮】本朝大行皇帝皇后初喪，每寺各聲鐘三萬杵，蓋佛家謂地獄受諸苦者聞鐘聲即蘇，故設此代亡親造福於冥中，非云化者有罪為之解禳也。聲鐘一事，累朝皆見之詔旨，蓋自唐宋以來相沿已久。唯異錄最屬無謂，今貴賤通用之。如周世宗發引，以楮為金銀鏤，黃者名「泉臺上寶」，白者名「冥游亞寶」，已為可笑。至宋高梓官就道，百官奠用紙錢差小，孝宗不悅。諫官云：「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度其親者，本非聖主所宜。」孝宗曰：「邵堯夫何如人，祭先必用紙錢，豈生人處世如汝輩能一日不用錢乎？」則此亦相傳故事，本朝雖用而不以此相高，賢於前代多矣。

【實錄紀事】世、穆兩朝《實錄》皆江陵故相筆也，於諸史中最稱嚴核，其紀新鄭將去，為南北科道及大小臣工所聚劾，以為皆迎合時情，而參高保徐，尤屬諂媚，況上未嘗有意棄徐，紛紛保之何為？其言可謂至公。及至奪情戀位，一切保留偏大小南北，倍於諂徐之時，而杖譴忤意者以快睡昏，又有華亭所不為者。其於新鄭幕客吏科都給事韓元川楫等亦極筆醜詆，目為無忌憚小人，豈非真正《實錄》？及吏科都陳錦江三謨等人幕，後獻諛畫策，與韓蒲州諸公無異，顧一一任為腹心，資其角距，恬不為異，則笑人適以自笑也。頃見屠緯真《曇花記》，其填詞皆無足取，唯內戶杞說白云：「我做秀才時，也曾罵過李林甫來。」此一語也，亦後來黃扉藥石矣。

【實錄難據】本朝無國史，以列帝《實錄》為史，已屬紕漏，乃太祖錄凡經三修，當時開國功臣，壯猷偉略，稍不為靖難歸伏諸公所喜者，俱被割削。建文帝一朝四年，蕩滅無遺，後人搜括摺拾，百千之一二耳。景帝事雖附英宗錄中，其政令尚可考見，但曲筆為多。至於興獻帝，以藩邸追崇，亦修《實錄》，何為者哉！其時總裁費文憲等苦無措手，至假借奉承長史等所撰《實錄》為張本，後書成俱被酬賞，至太監張佐輩濫受世錦衣，可哂，亦可歎矣！今學士大夫有肯於秘閣中借錄其冊、一展其書者乎？止與無隻字同。其修承天大志亦然，但開局太遲，詞林諸公各具事希寵，紛紛不定，比成，未幾則世宗已升遐矣。總之，皆不經這舉也。

【兩朝仁厚】世宗末年，一更嚴明之政，如海忠介狂戇，尚能容之，貽謀穆廟以迨今上，禮遇士大夫，絕無往年論報見法之事。唯初政逮訊廷杖數君子，皆出權相意，後皆不次登用，僅臨江錢知府若賡，以濫刑被劾坐辟，亦意在重微酷吏，終以輔臣請貸，至今長系。李見羅中丞以滇事下獄七年而從戎，近年礦稅忤旨者或致逮系，非久即釋，唯曹心洛侍御學程以爭東封，在獄稍久。頃得旨編戍，出獄之日，京師擁曹歡呼者數萬人，且頌聖主如天之量云。

【主上改臣下名】世宗時喜改臣下姓名，如改張相國璉為孚敬、改袁中丞貞吉姓為袁、又改指揮僉事琴大鳴為大聲是也。穆宗朝，掖縣趙宦為御史，因巡方題差，上見名不雅，改為煥，今歷大司空，以侍養歸；弟名耀，亦拜御史，後以中丞撫遼左，亦請告歸養。其父名孟，以明經官教授得封吏部左侍郎，二子俱為大九卿，在膝下娛侍，尤不易得云。

趙長公巡方，為陝西巡茶，任滿而乃弟代之，兄弟交承，亦一時佳話。事在今上初元。

【聖主命名】今上以癸亥八月生於裕邸，時世宗惑於二龍不相見之說，凡裕邸喜慶一切不得上聞。是年四月，西苑玉兔生子，

七月有白龜卵育之瑞，廷臣俱上表賀。而今上彌月，不敢請行剪髮禮。至穆宗即位，大臣以立太子請，上命先命名，徐議冊立，始以元年正月賜今御名。故事命名在百日，至是睿齡已五歲矣，從來朱邸皇孫未有愆期至此者。然而次年即主震方，又四年龍飛，開億萬年盛治，又千古未有也。

【朝觀官進獻】近以國用匱乏，議加田賦加關稅，以至搜索贖贖，且有無礙官銀之說。夫既曰官銀，那有無礙之理？真掩耳盜鈴也。當穆宗戊辰外計時，時陝西副使姜子羔者，上言朝觀官各有路費及饋遺私帑，宜令進獻羨餘以佐國計，且限為定制：布政司三百兩，按察司二百兩，苑馬行太僕一百兩，運司府正二百五十兩，府佐一百兩，州縣正官二百兩，州縣佐五十兩。上曰：「進獻非事體，且國用亦不藉此，其勿許，且並禁入朝官員不得借觀名科派。」大哉王言，與歲進月進者天壤矣。姜未幾即轉行太僕，稍示裁抑，猶有太平氣象云。

【今上聖孝】今上初登極，尊禮兩宮，嫡母陳皇后上號仁聖皇太后，生母李皇貴妃上號慈聖皇太后，每遇大慶，輒增二字，至丙申年則仁聖上仙，慈聖獨享天下之養，慶典頻舉。丙午之春，以皇太子元孫誕生，加上徽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喜皇太后，則聖壽僅六十有二。

按，本朝母后得親見曾孫者，唯孝肅周后一人，今慈聖福履正同，但孝莊后先崩，時孝肅為邪說所惑，慮他日不得與英宗同穴，欲改葬孝莊於他所，賴大臣力諍而止。今慈聖在位，事仁聖最恭，歲時尚執嫡庶之禮，仁聖上仙，悲慕逾禮，宜其備享榮哀。今上聖孝又千古所無。白玉欄觀牡丹，正借先帝遊賞，無意人間，信有之矣。

【今上御筆】今上自髫年即工八法，如賜江陵、吳門諸公堂扁，已極偉麗，其後漸入神化。幼時曾見中貴手中所捧書金扇，龍翔鳳翥，令人驚羨。嗣後又從太倉相公家盡得拜觀批答諸詔旨，其中亦間有改竄，運筆之妙有顏、柳所不逮者，真可謂天縱多能矣。

【貞觀政要】今上聖學高邃，遠非臣下所及。如戊子二月，以春和初起講筵，上御文華，講畢，復傳諭閣臣申時行等，曰：「唐魏徵為何如人？」對以徵能強諫亦是賢臣。上駁云：「徵先事李密，再事建成，後事太宗，忘君事仇，固非賢者。」其時閣臣以伊尹就湯就桀為比，已非其倫，又引太祖時佐命劉基等皆元舊臣，顧其人可用否耳。此語尤為失當，劉基輩用夏變夷，豈魏徵處角逐時可擬。上遂置問，又傳聖諭云：「唐太宗協父弑兄，家法不正。」閣臣對曰：「倫理果虧，閭門亦多慚德，但納諫一事可取耳。」此語稍為得之。上意終不釋，命罷《貞觀政要》而講《禮記》。閣臣又言宋儒云：「讀經則師其意，讀史則師其跡，宜令《通鑑》與《禮經》參講。」上允之。乃命先講《尚書》，徐及《通鑑》，以至《大學衍義》。上之於經史後先，權宜審矣，至評論魏徵、太宗，真千古斧鉞，惜乎對風諸語，稍未能助高深耳。

《通鑿》一書，今上元年冬杪，張居正當國，將本年講章進呈，已首列此書，上命鏤版印行矣，今閣臣何又以《通鑿》為講，似乎未經御覽者。意或卷帙浩汗，啟沃未竟耶？然《貞觀政要》亦上初御講幄，輔臣即以勸講，至是乃厭薄中輟，或以張居正所進終未審當聖意耶？然自《政要》罷後，次年四月遂不復御文華，廣廈細旒迄成塵坳，輔臣屢請不允，其年冬即有評事雒於仁「酒色財氣」四箴之疏；庚寅元旦召對以後，閣臣亦不得復望天顏矣。唐太宗貞觀之治，季年亦少遜焉。蓋古今同一慨矣。

【沖聖日講】列聖經筵每月用初二、十二、廿二、凡三日，而日講則不拘期，一切禮儀視經筵俱減殺，僅侍班閣部大臣與詞林講官及侍書等官供奉，然聖體稍勞，則不御之日居多，值日詞臣依例進講章，以備乙覽而已。今上初登大寶，江陵相建議，上每日於日初出時，駕幸文華，聽儒臣講讀經書，少憩片時，復御講筵，再讀書，至午膳而後還大內，唯每月三、六、九常朝之日始暫免，此外即隆冬盛暑無間焉。以故十年之中，聖學日新，坐致太平之治。昔英宗御極，亦在幼沖，初不聞三楊諸公有此朝夕納誨，遂使王振得盜國柄，幾危宗社，則主上早歲勵精，真可抵千古矣。

【今上待馮保】上初以慈寧及江陵故，待馮璫厚，而不堪其鈐束，屢有以折之。一日，上御日講畢，書大字賜輔臣等，馮璫侍側，立稍傾敬，上據以巨筆濡墨瀟灑飽，擲其所衣大紅衫上，瀉瀉幾滿，馮璫震懼辟易，江陵亦變色失措。上徐書畢起還內，時戊寅己卯間事。故相申吳門已從講筵入閣，是日正得上所賜大字，其長公職方為予言。此時上意已作李輔國、魚朝恩之想，而馮璫尚以少主視之，了不悟也。後唯癸巳年，王太倉為首揆，蘭谿新建為次，因自講得御筆大字，是後遂不復賜。

【王寅歲厄】世宗中年靜攝齋居，不御朝已久，至王寅冬十月而有宮婢之變，主上已瀕危，至丙夜始能言，醫官用去血劑稍蘇，猶數日始能復故。後此聖體愈康，又二十五年丙寅而龍馭始上升，真古來奇事，載籍所未睹。今上御極之三十年王寅二月，上不豫數日，至十六日己卯，遂大漸，上急召輔臣及部院大臣入至啟祥宮，時內閣止沈一貫一人耳，至則中官及鄭貴妃俱避不待，上命太子及諸王跪聽，上呼沈近前聽諭云：「享國已久，亦無所憾，佳兒佳婦，今以付先生，輔之為好皇帝，勸其講學勤政。且命向來礦稅悉罷，並諸無稽之徵停止，釋詔獄及法司擊囚，還職起用建言得罪諸臣，此後遂當捨諸臣而去矣。」按此即玉幾末命，比及二更而上稍蘇，至次日庚辰則聖躬頓安，寢膳復舊，蓋垂殆者僅一晝半夜耳。時東宮成婚甫三日，故有佳兒佳婦之語，如唐太宗故事。是時垂拱內廷不視朝者亦十年矣。今上神明威斷，動法皇祖，而罹災之歲亦屬王寅，恰恰六十年，豈非上天仁愛，同一示警哉！上所頒聖諭，旋即取回，雖普天有反汗之疑，又三年為乙巳冬，命稅務歸並有司，封閉礦洞，撤回內臣，出子遺於水火，聖德遠被，共祝聖壽，較之世宗再御二十五年，行且什佰倍之矣。

【王寅上壽】王寅之歲，上聖齡甫滿四旬而御極已三十年。至秋八月，值上萬壽聖節，內廷暫御輩思別效嵩祝，以博天顏一啟者，乃以上誕生及在宥合之為七十歲，上南山之觴，大小監局競奢鬥侈，罄其力以備進奉。時礦稅甫罷而旋興，諸采樵使方憂喜交並間，得此消息，爭手瑰異未名之寶，名孝順錢糧，充金帛之勝，左藏為之充牣。聖情果大怡，嗣後乾德、壽皇、小南內諸工及造龍鳳船亭之屬，一切唯群下所請，而權稅縱橫，愈不可諫止矣。然但行之禁掖，唯聞尹宮娃輩共獻諛詞而已，不以聞之大廷，故諫官無敢以其事顯諍者。蓋長生久視，固聖主所樂聞，況春間啟祥，召臣下，驚魂甫定，此舉雖似不經，亦古所謂此非惡心也。

【百年四葉】邵康節謂自本朝建隆受命以後，百年而僅止四葉，詫以為近古所未睹。昭代歷年之久，前此不必言，即如世宗以辛巳入繼，在位四十六年，中更穆宗之隆慶；而為今上之王申御極，今年己未，恰已九十九年，又祇三葉耳，而聖躬強豫，方共日升月恒。三皇御宇俱百年以外，茲且將四之，使康節生今日，其慶幸又何如也。

【北臺】今上仁儉，至土木事尤為減省，唯辛丑年於禁城內乾方築一高臺，臺名曰乾德臺，閣名乾祐閣，其鉅麗不待言，而高入雲表，望之真如五城十二樓。頃駙馬萬仲晦招同戚里諸公入游西苑，因試登之，如旋蠡然，殊不覺足力之疲。每一層即有一小殿，几榻什物畢具，凡數轉，未至其巔，已平視兔兒山矣。時天曙未久，萬瓦映日，大內樓臺約略在目，悚然心悸，急促同行諸公趨下。聞落成時，主上以軟輿升陟，則宮城外巷陌街達如靈濟宮前後一帶，皆近在眉睫。聖心亦以下瞰為非體，嗣後僅以月夜再登，今宸游不至已數年矣。

【章奏留中】先朝章奏亦有不報聞者，然多是奏本，若題本用印，則係衙門公事，例不留中，即不當上意，再三更改亦可。自今上厭臣下之屢聒，一切度之禁中，屢催不下，初亦甚以為苦，久而稍習，遇大小興革，主者自行其意，第具本題知，不復取上意可否，而大權反下移矣。臺省建白，間有當取旨者，則建言之人，上疏以後即請謁政府，云此本當條旨云云，政府即唯唯如命，一同屬吏之稟承於長官，其名曰講旨。此互古未有之事，福清在時尚未然。

【端陽】京師及邊鎮最重午節。至今各邊，是日俱射柳較勝，士卒命者，將帥次第賞賚。京師惟天壇遊人最勝，連錢障泥，聯鑾飛鞚，豪門大佔之外，則中官輩競以騎射為娛，蓋皆賜沐請假而出者。內廷自龍舟之外，則修射柳故事，其名曰走驃騎，蓋沿金元之俗，命御馬監勇士馳馬走解，不過御前一逞迅捷而已。唯閣部大老及經筵日講詞臣，得拜川扇、香藥諸賜，視他令節獨優。今上初年猶然，自內操事興，至甲申歲之午日，預選少年強壯內侍三千名，俱先爛習騎射，至期彎弧騁轡，云錦成群，有京營所不逮者。上大悅，黨賚二萬餘金。然是日酷熱，常值候操諸璫，擲甲操兵，伺令於赤日中，因而喝死者數人。按，禁本非觀兵之所，

其事起於正德初年，蓋不特八虎輩各有偏裨列校，仿效外廷，而本兵王恭襄亦頂眾刺、飄旌纓，雜處於中貴之中矣。今上因癸未謁陵，始選內臣具軍容扈從，旋蹕，後益廣其伍，俱江陵敗後事也。近年來則內教場已鞠為茂草，想武事置不講矣。

聞之先輩云，孝宗在御日，遇午節會於便殿手書一桃符，云：「彩線結成長命縷，丹砂書就辟兵符。」蓋聖主好文，宴衍自娛，又與後聖不同如此。其後午節，唯世宗初元，曾奉兩宮聖母游娛，最後十五年，又同李時、夏言、郭勛泛舟西苑，賦詩唱和。

按，介子推以五月五日自焚，而古來就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禁火。太原之地峭冷未解，因禁煙寒食，人多有死者。何不考訂改正，既令楚、晉二忠臣各享極唁，民間餒餒之餘，即寒食不至傷生也。附以解頤。

【七夕】七夕暑退涼至，自是一年佳候，至於曝衣穿針、鵲橋牛女所不論也。宋世禁中以金銀摩睺羅為玩具分賜大臣，今內廷雖尚設乞巧山子，兵仗局進乞巧針，至宮嬪輩則皆衣鵲橋補服，而外廷侍從不及拜賜矣。唯大璫輩以瓜果相餉遺。民間則閨閣兒女尚修乞巧故事，而朝家獨無聞。意者孟蘭會近，道俗共趨，且中原遺祭陵寢尤國家重典，無暇他及耳。江南李煜以七夕生，至期，其弟從益自潤州赴賀，乃先一日乞巧，江浙間俱化之，遂以成俗。直至宋化間始詔更定，仍為七夕，亦奇事也。

【扈從頒賜】至尊初登極，行郊祀大禮，其四品以上及禁近陪祀官，俱賜大紅織金袍。若恭謁諸陵及行大閱，則內閣輔臣俱賜蟒衣或超等賜服，至鸞帶金銀瓢繡袋等物，以壯扈從，其次即日講官以至文武勛戚部府大臣，俱沾繡帶綵帶之賜，皆主上肇行大禮，特恩殊典一次耳。唯閣臣未及受賜者，則於嗣舉補給，他官不爾也。又錦衣衛官登大堂者，拜命日，即賜繡春刀鸞帶大紅蟒衣飛魚服，以便扈大駕行大祀諸禮，其常朝亦衣吉服侍立於御座之西，以備宣喚，其親近非他武臣得比，以故右列豔之，名為武翰林。

【六曹答詔稱卿】從來六尚書與左右都御史，一切謝恩乞休之類，旨下皆稱卿以示重，不論南北也。嘉靖之末以至今上初年，凡南六卿一切叱名，識者以為非體。萬曆己亥大計，南六卿自陳，旨下有得稱卿者，一時以為榮遇，自後漸復舊制，可謂釐正陋規矣。王給事元翰忽於建白疏內攻輔臣條旨之，謂其獻媚大僚，為植黨地，蓋未諳典故耳。

【御座後扇】今主上御門常朝黼辰之後，內執一有柄之物，若擎扇然，用黃帕裹之，自上升座擁蔽於後，降座則撤去，從來不曾展開。或疑為雉尾之屬，終莫知其真。後聞其名曰卓影，乃先朝外夷所貢瑞物，最能袪除不祥，以故臨朝輒舉，以衛御座，未知果否。

【礦場】今開礦場遍天下，生民罹其毒，說者以始禍歸罪張新建相公。因考永樂十三年，太監王房等督夫六千人，於遼東黑山淘金，凡九十日得金八兩。又永樂十五年，有言廣西南丹州礦發者，命內臣開採，歲餘得九十六金，旋變為錫，乃止。胡文穆當國，江西之吉水人。成化十年，湖廣寶慶府開金礦歲役夫五十五萬，湖南民為水淹死及虎豹所食無算，僅得金三十五兩，始報罷。時彭文憲當國，彭亦江西之安福人。

【礦害】今開礦偏天下為世亂階，然權屬內璫與無賴奸宄，故致紛紜耳。按宋金冶有二十一處，銀冶則登、號等二十三州，又三軍一監，共冶場八十有四，皇祐中得金萬五千餘兩，銀二十一萬餘兩，其後銀又增九十餘萬兩，蓋所入止此。堂堂天朝，安用經刀錐之利？然皆守令為政，閭閻受害猶淺，今日則敲撲善良，必足其數，發塚夷山，以為協取之術矣。

宋仁宗皇祐中，金脈大發於登萊州，其民掘地採取，至有一塊重二十斤金者，取之不竭。是時為宋盛世，豈真地不愛寶耶。